



诗词春秋

一个公正的日子
黑与白，秋色平分

晓佳

人间的冷暖
在季节的交替中
共谋安祥
庄稼已经收割
而树叶开始自谋出路

就像一群退休的人
准备在夜晚变得悲凉之前
睡个好觉
然后再去漂泊，找一个
值得栖息的地方

门牌上就写
暂住，抑或永居

秋分



《祖国万岁》 朱渝生/篆刻

文人风骨

缙云山下 君子遗风

陈金林

辛丑暮商，天时尚燥，我端坐在西南大学文学院308教室内，垂首不语。轻轻拭去手心攥满的汗水，我回首东顾，但见骄阳当空，并无半点清风袭人。

本是研究生入学的人生喜事，此刻空气之中只弥漫着焦灼，这皆因眼前这名神情严肃的中年男子。此人单姓何，人人都呼其为何老师，是古代文学方向的一名教授，但最为世人所称道的，还是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身份。不过，除却声名之外，我更早接触的是其文章，我曾于入学前有幸阅其代表作《明代文学还原研究》，于行文之中，深感何师治学之严谨，亦由此滋生无尽的尊崇。

“老师好，我叫陈金林，大学就读于浙江绍兴，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……”蓦地起身，我开始进行并不流利的自我介绍，每一处卡顿之中都夹带着几分颤音。随着我的陈述渐长，声音也更为急促，不知过了多久，伴随着一声致谢，我草草结束了我研究生学习生涯中最为狼狈的一次发言。

与内心的喧哗相比，更可怕的是绝望的沉默。我急忙偷眼瞥向何老师，只见先生宛如一尊古佛，巍然不动，只是颌首微笑。“绍兴是个好地方，历史悠久，人杰地灵，宋代陆游有稽山之诗，沈园之词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时也在绍兴兰亭。当然，绍兴于宋代之前本不叫绍兴……”何老师沉稳的声音令人心灵澄澈，但字字铿锵之中，蕴含着万钧力道。望着老师投来的充满鼓励的眼神，我内心的惶恐缓解颇多。如此，便是我与先生的第一次邂逅。

随着我读书愈多，我对先生的了解愈加真切。宋人严羽于《沧浪诗话》中曾题有八字名言“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”，本指作诗行文的诀窍，先生将其寓意更改，成为我们平日修习之法门：入“正”门，驱使我心存于正道，避免误入歧途；立“高”志，则鼓舞我披荆斩棘，实现崇高理想。

先生涵养深厚，平日待人总是温和有礼。然而一旦论及学术，便要时正襟危坐，如数家珍地谈起学术研究应注意的诸种问题，神情也为之激荡，颇有指点江山之气概。犹记那次我论文取材上存在困惑，纠结至深夜，最后向先生发信息咨询。是夜狂风骤雨，惊扰得人彻夜未眠，未曾想先生次日清晨便打来电话，电话那端，先生声色俱厉，一改往日之和善，悉数指出我论文思路中存在的弊病。随后发生的一幕更令我毕生无法忘却。先生一叹三问，一问我书山寻径，诚心犹在否？再问我入门至今，初心依旧否？三问我人生至此，志气尚存否？挂断电话，身为七尺男儿的我已热泪横流，泣不成声。至今犹记，那夜雨过，幼鹁啼枝，阳光穿透云翳，驱散阴霾，一如先生之于我。

先生年近六旬，依然精神矍铄，不仅在读书生活中对我们谆谆教导，传授治学体悟的秘诀，还亲自带领学生徒步攀登缙云山，强健体魄。每至金秋十月，缙云山九曲萦绕的山间小径上，时常能见到一组二十余人的登山队伍，为首者头发花白，神色怡然，然其脚步之轻快，尽显从容。师生一行人载言载笑，声震于谷，不可谓不是给古韵千载的缙云山增添了一道鲜活的风色。

孔子曾说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而先生言行如一，性情如此，岂非已具君子高士之风范乎？今朝已为癸卯之秋，我踱步于嘉陵江畔，江风拂面，水天相接，念及何师，思绪万千，不由感慨：“缙云苍苍，嘉陵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！”



《庆祝国庆》 赵艺俊/剪纸

沧海观澜

温泉之都

尹大明

此地远古，一片汪洋，百川归海，洪流滔天，悬浮裹挟，混杂俱下。粗者快速沉底便是沙，细者慢慢沉底则为泥；水中溶解物，蒸发浓缩，固体析出。犹若纸张之平铺，案牍之堆码，层层叠叠，深海变浅海，浅海成湖泊，湖泊又沼泽，沼泽再陆地，历经漫漫岁月，松软成磐石，坚不可摧。其物为砂岩、泥岩、灰岩间夹交替，厚薄不均，层叠有序。

迄今六千五百万年前，沉睡之大地苏醒，传说之鳖鱼翻身。大地之力，巨大无比，挤之于磐石，犹厨师揉之于面团，岩层之水平成挠曲，横向波状起伏，周而复始，连绵不绝，波峰波谷，落差数千米；纵向平行伸展，漫无边际。大地翻覆，山河巨变，沧海为陆，平原成山，蚀填易位，泥沙堆积之地反成水土流失之源。

地表水流，大地雕塑，层层剥离，踪迹难觅。江河溪沟，状若伏地之大树，枝端逐级漫延，无可穷究，集“树梢”涓涓之细流，汇主于滚滚之江河。波峰为岭，波谷成沟，岭谷相间，沟壑纵横，山环水绕，层叠叠嶂。滚滚长江西临，涛涛嘉陵北降，双流际会于兹，携手奔腾东向，逢山开路，势不可挡，雕刻峡谷无数，雄奇险峻，千姿百态，鬼斧神工，风光绮丽，美不胜收。

此地岩石之性状，泥岩者，柔软致密无隙，流水遇则被挡；灰岩者，坚硬碎裂多缝，

水流畅行无阻。内有上下皆泥岩中夹灰岩者，顺势起伏无边漫延，高处裸露波峰之巔，低处隐伏波谷之端，深埋数千米之下。峡谷之谷底，低于波峰之山巔，高于波谷之底端，则系地表低点，水流汇集之所。雨雪霏霏，大气降水，自峰巔之灰岩渗入，于峡谷之低处涌出。顺向浅部短程运移不见升温者，即为平常泉水；尚由横向大面积会聚，远程循经波谷深处，赖以地热梯度自然增温，其热大幅高于常温者，便成温泉是也。天然温泉多涌峡内，多处峡内亦见温泉，星落棋布，如数家珍，此即今日重庆之主城，誉为世界温泉之都。

重庆温泉之缘由，泥岩所夹之灰岩为其储水运移空间，岩层波状起伏之特征具有流经深部受热之可能，岭谷相间之地形高差得以水流循经深部受热成事实，众多横山而过之峡谷为其深层封闭水流敞开水窗得以重见天日，四者不可缺一。此乃得天独厚，上天福赐，重庆之有幸。深层水流始于波峰，循经波谷，涌于峡谷，多被滔滔江水淹没不知所知，见于岸坡者仅冰山一角。

自古有东、西、南、北四大名泉享誉海内，后有统景、桥口坝、桃子沱诸泉侧身其列。峡谷本就风光秀丽，温泉涌穴，更为峡谷增色。热流喷薄，绿茵掩映，一汪清碧，寒风冬日，热气腾腾，泳衣泳裤，斑斓多色，男女老幼，尽享夏日风情。尚有为数偏远山乡之地，陡峭崖壁之所，人迹罕至，无以利用，任其温泉流淌者，也就名不见经传。

天然温泉虽至星落棋布，毕竟屈指可数，且多位于高山峡谷，地势陡峻之处，不敷尽用。近年来大量凿井取热工程不计其数，遍布主城，然远离天然温泉之处凿井，或无水，或水温不足，每每受挫，而于天然温泉一带凿井则每有所获，鉴于此便成经验之谈：“就热取热可矣。”然知其然未知其所以然也，以余陋见，江河峡谷地乃深部水流之末端，犹河道之下游，循经深部而来，源远流长，量天温高，即使不见天然泉涌，该处凿井仍易获成功。而远离峡谷之地犹大树之枝端，成功几率骤减，且水温水量受限。天然温泉涌上涌途经浅部，难免与冷水相混，水温受损，而人工取热则直达上千米深部，水温温度可更胜一筹。

泉者，天然自涌也，虽形式不相一致，然结果实则相同。宾馆酒楼会所，休闲度假胜地，凡凿有深井取热者，均冠之以温泉名。此类温“泉”遍布人烟稠密之地，甚或挤身闹市之区，其数远超天然温泉不可尽数。客人慕名而至，趋之若鹜，效法古人，沐浴温汤，“水滑凝脂”，景点为之增辉。此地温泉富含多种稀有微量元素，常泡不止怡情，亦可疗疾。重庆，不愧世界温泉之都也！

红尘有爱

陪母亲看云

吴明松

入秋，天高云淡，惠风和畅，正是出游的好时机。

我瞒着母亲，给她订了一条精品旅游线路，想让她出去走走，放松身心。想着母亲收到这样的意外之喜，定会喜笑颜开吧。不料母亲却不愿去，任凭我磨破嘴皮，她依旧皱着眉头拒绝，说是舟车劳顿，自己的腿脚又不灵便，不如在家躺着自在。拗不过倔强的她，我只好悻悻地退了订单。转念一想，既然母亲不愿意远游，那周末就回老家陪陪她吧。

周末的天蓝得像澄澈的明镜，裹挟着柳絮般的白云，铺展至无尽的远方。母亲喊我的小名，让我过去陪她坐坐。我上了露台，只见母亲正倚在老藤椅上，惬意地望着天，嘴角漾着满足的笑。我蹲坐在小板凳上，如同小时候那般乖巧地守在母亲身边。

“你看这云，像不像给天盖了一床棉被。”母亲指着远处的云团说。上了年岁的她，心境越来越平和，我看向她的双鬓，也飘着几缕棉絮般的头发，心中不免酸楚。

坐了一会儿，母亲起身，让我搀着她去田垄上走走。想起孔夫子曾说过“多识鸟兽草木之名”，而我对田间之物却少有了解。母亲来了兴致，一会儿说：“今年的饭豆长得好啊。”我一看，一串串饭豆在秋风中摇曳，咧着嘴儿笑。她一会儿又说：“这是车前子，是一种中药材，也可以当菜吃，清热解暑呢。”我蹲下身，细看这不起眼的绿植，它竟能护佑人类健康，让人起敬。

不多时，母亲走得倦了，摘了几个南瓜就叫上我一起回去：“走，晚上妈给你做南瓜小米粥。”我一听便馋了，记得小时候身体孱弱，经常生病，母亲总会熬上一锅浓稠可口的南瓜小

米粥，再一口口喂我。那一层晶莹剔透的米油，饱含的是母亲对我的一生都化不开的疼爱。

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。餐桌前，一家人笑意盈盈，其乐融融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话着家常，一句句爱的叮嘱与宽慰化作善解人意的秋风，驮着对美好未来的希冀，飞向大山深处。

是啊，母亲老了，需要的并不是一次多么豪华的旅游，不是年轻人心中的诗与远方，她需要的仅是深情的陪伴。

陪母亲看看云，逛逛菜园子，吃吃家常菜，这便是回馈亲情最好的方式。